

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综述

陈邵桂, 曾帆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一分为三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哲学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对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在争议不断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经过以庞朴、雷正良和周德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理论影响日益广泛并在诸多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可是也还存在一分为三理论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关键词] 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5-0057-06

Summary of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One Divided by Three

CHEN Shaogui, ZENG Fan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ne Divided by Three, was put forward in 1960th. Since late 1970s, the research about the theory of One Divided by Three developed in academian area in the process of controversy. The theory of One Divided by Three was widely applied in many discipline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in-depth study of scholars Pang Pu, Lei Zhengliang, Zhou Deyi.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One Divided by Three.

Key words: One Divided by Three;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oretical system

2000年至2008年间,雷正良发表有关一分为三理论研究成果综述的论文多篇,对一分为三论者的不同学术观点作了介绍。2008年以来,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和应用都有了新的进展,本文试图进一步予以综述。

一 一分为三理论的提出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一分为三”的概念。据冯东书在《“文革”中一分为三的厄运》一文中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葛莱就提出“事情不仅一分为二,也一分为三”。事物是发展

变化的,发展变化就会有一个过程,不可能由一端突变为另一端,即不可能非此即彼,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既不是此、也不是彼的中间形态。这个中间形态和两端就是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1]根据现有文献^[1-2]分析,葛莱应该是最早提出“一分为三”概念的。庞朴也认为:“‘一分为三’这个口号,‘文革’前已有人提过……没有见到过正式发表的文本。”^{[2]5}可见,“一分为三”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已经有人提出,是可以确信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常的学术研究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了。

收稿日期: 2018-06-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基金资助项目“《一分为三》等著作研究”(13A005)

作者简介: 陈邵桂(1956-),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曾帆(198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78年,庞朴在安徽召开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一分为三”说^{[3]92}。“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庞朴是最早在学术会议上口头提出“一分为三”概念的。1979年,刘蔚华发表《矛盾结构的多样性》一文,在肯定“‘一分为二’是矛盾的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三种对立因素组成的矛盾,也是一种大量存在的矛盾形式”^[4]。1980年,庞朴在《“中庸”平议》一文中指出:“‘一’是数的开始,是单子、单元;‘二’是殊异,是对立;而‘三’是对立的统一,数的完成,是包含有对立于自身的总体,这就叫做‘参’……把对立的见解统一起来,这叫‘平两以参’。这个‘参’,也就是‘用中’……两与参之差别,就在于有无用中。”^{[3]179-180}庞朴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古代的“一分为三”思想。因此,梁涛在《庞朴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中认为:《“中庸”平议》也开始了庞朴先生对‘一分为三’问题的探讨。”^[5]1982年,坚毅(雷正良的笔名——引者)在《“一分为三”新议》一文中提出:“承认‘一分为二’,但不把‘一分为二’绝对化,于是提出‘一分为三’。”^[6]从刘蔚华和坚毅发表的文章可见,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一分为二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或者说是作为一分为二理论的补充进行研究的。

上述即是一分为三理论提出的概况。后来,雷正良在《“一分为三”学术争鸣二十年回顾》一文中,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情况进行过回顾:1979年,刘蔚华发表《矛盾结构的多样性》一文,提出一分为三的问题;1982年,欧阳天然、雷正良、钱广华等发表了分析论证一分为三问题的论文。^[7]庞朴认为:“1979年至1980年之交,报纸上又重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从此各地时有零星的‘一分为三’火花在闪烁。”^{[2]5}可以说,一分为三作为哲学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引起学术界重视并展开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

二 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的争议

随着一分为三理论的提出及研究的逐步展开,争议也随之而起。2000年,雷正良在《“一分为三”学术争鸣二十年回顾》一文中,介绍了一分为三理论提出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的大致情况。1983年,林青山和王孝哲等先后发表文章,对一分为三

理论予以否定。张根友在《事物的中间状态与矛盾》一文中,虽然肯定事物可以一分为三,但明确指出矛盾只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因而只能一分为二。^[7]可见,关于一分为三理论的争议,是随着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的展开接踵而至的,以下予以简要介绍。

1986年,刘正顺在《“一分为三”不能成立》一文中对一分为三理论提出批评:一是“‘一分为三’不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现象”;二是“‘一分为三’的观点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符合事实……不符合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8]。坚毅在《“一分为三”能够成立——答刘正顺同志》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指出:“刘文对‘一分为三’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9]争议双方各以论据支持论点。

1991年,朱兰芝撰文对雷正良等提出的一分为三理论进行批评:“‘一分为三’论者对‘一分为二’的批评和对‘一分为三’论的张扬,正是因此而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它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一分为二’所表述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10]坚毅在随后发表的《“一分为三”的提出及其哲学含义——兼答朱兰芝同志的批评》一文中回应:“1982年3月,我在撰写《“一分为三”新议》时,就申明:‘一分为二’是矛盾的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一分为三’既不是对‘一分为二’的否定,也不能同‘一分为二’并驾齐驱,而只是对‘一分为二’的补充。”^[11]1992年,朱兰芝再次发表论文否定一分为三理论,认为:一分为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12]。坚毅在《“一分为三”为何是形而上学?——对朱兰芝同志批评的再答辩》一文中,针对朱兰芝从1991年至1998年先后发表4篇论文对一分为三理论予以否定的情况指出:“‘一分为三’(‘三分法’‘立体思维’)不属于形而上学而属于辩证法是确实无疑的了,它必将在哲学上得到确立。”^[13]

一分为三理论在提出以后受到种种质疑的同时,也得到诸多学者的支持。黄展骥在《因“小瑕”而碎“大瑜”?——支持坚毅先生的“一分为三”》一文中指出,不能以一分为三论者在论证上可能存在的瑕疵而否定一分为三理论,也就是说不能“因‘小瑕’而碎‘大瑜’”。^[14]匡荣顺在《“一分为三”及其方法论意义》一文中,在肯定“‘一分为二’对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概括”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

求,跟上当代科学发展的步伐,当前我们必须研究、宣传‘一分为三’的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15]由于否定一分为三论者多是以一分为二理论否定一分为三理论的,因此,著名哲学家黄楠森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一文中,通过对一分为二理论和一分为三理论关系的论述肯定一分为三理论。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否定一分为三与一分为多,第三者其实就是中间状态,一分为三不过是一分为二的引伸;一与多、整体与局部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对重要范畴。”^[16]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是在争议不断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其实,否定“一分为三”论者在于没有搞清楚一分为三理论和一分为二理论的关系,一旦理顺了二者的关系,争论也就自然消失了。

三 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的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庞朴、雷正良(坚毅)和周德义等代表人物^[17]的努力,特别是庞朴和周德义先后出版了多种研究一分为三理论的学术著作后,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逐步深入。

(一)明确了一分为三的内涵

庞朴在《中庸与三分》一文中对“一分为三”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一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是一分为三的,“中间和两端,本是相比较而存在,经指认而得名的。人们在认识上,会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事物的存在,也常有隐显的不同,但一分为三的事实,则是客观的无处不在的。”^{[3]133}二是事物的相互关系是一分为三的,“任何事物都是宇宙之网上的一个结点,都有自己的强项与弱项,并以之而与它物结成动态的平衡关系。于是自然界便无绝对强者,一切都在互相联系中互相制约着,而最本质的联系和制约,则是对立;对立的否定再否定,遂形成循环的三极”,^{[3]142}这是动态平衡的三极关系。三是事物的运动过程是一分为三的,“现实中的循环往复,除去简单的机械运动外,绝对重复原来轨迹的事,是不多的。一般说来,由于内外条件的作用,循环常呈螺旋式的变化向前进展。于是,便有了一种三维的三分形态。”^{[3]142-143}庞朴从事物的存在方式、相互联系和运动过程等方面对“一分为三”内涵的界定,揭示了“一分为三”作为哲学概念的科学性。

周德义特别强调:“哲学意义的‘一分为三’与实证主义的‘一分为三’是有着本质差异的。知道

一个苹果切成三块是生活知识,知道数字1中包含有3个相等或不相等的数字是数学方面的知识,知道原子中包含质子、中子和电子是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这种认识仍然处于实证阶段,而实证总是有限的,实证知识的总和仍然是实证知识,即使是全部具体科学的总和,也不可能摆脱或冲破实证主义狭隘的樊篱,只有当其升华为对于普遍性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概括时,才真正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才称得上是科学规律。”^{[18]61}这就是说,“一分为三”虽然有数的关系,但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需要从哲学的维度理解“一分为三”的内涵,不能望文生义作简单化的理解。

从上述“一分为三”内涵的分析可见,“一分为三”是事物的客观存在,也是对一分为二学说的补充。事物对立统一,对立面的双方怎样统一,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对立面的双方”和“平衡点”三个方面构成事物的存在方式、相互联系和运动过程,即“一分为三”。明确了“一分为三”的内涵,为深入研究和应用一分为三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论证了一分为三理论的科学依据

一分为三理论从提出开始就倍受争议,怎样才能使读者接受并作为科学方法应用于认识客观事物,论证一分为三理论的科学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分为三”论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一分为三”思想的研究。坚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论断的分析认定:“马克思、恩格斯都有‘一分为三’的思想。”例如,他在文章中指出:“关于三个方面构成的矛盾,马克思没有谈到,但他说过:‘私有制最初一看显现出来的无数色层,不过反映着各种横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资本论》第1卷第840页)^[19]周德义在《解读恩格斯“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方式——学习〈自然辩证法〉有感》一文中,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分为三”思想,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20]21-25}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虽然没有“一分为三”的概念表述,但表现了“一分为三”的思想。

二是中西哲学中“一分为三”思想的研究。关于中国哲学中的“一分为三”思想,庞朴和周德义都进行了系统研究。庞朴在《对立与三分》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三极”现象。^[21]他认为:“这些,便是一分为三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辩证思

想的精髓。”^[22]周德义在《“一分为三”规律》一文中断言:“一分为三,古已有之。”先秦的典籍如《易经》等经典著作中就充满了“一分为三”思想。^{[18]155}他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为三”哲学思想》一文中,从“儒家之中庸”和“道家之守中”以及“佛教取中道”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分为三”思想。^{[18]303-310}周德义还从中国哲学中分析提炼了一分为三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一生二,二生三”式;二是“天人合一”式或对立统一式;三是“一而三,三而一”式。^{[20]281}庞朴和周德义的研究表明,“一分为三”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容。

关于西方哲学中的“一分为三”思想,坚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行过研究,周德义的研究则以系统深入见长。坚毅在《从德国古典哲学看“一分为三”的命题》一文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分为三”思想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第一段是正题,第二段是正题的否定,即反题,第三段是反题的否定,即‘否定的否定’亦即合题。正题(肯定)、反题(否定)、合题(否定的否定)三个阶段就是‘一分为三’辩证法的体现。”^[23]周德义在《西方哲学“一分为三”思想初探》一文中,系统论述了欧洲古代哲学家的“一分为三”思想,涉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要哲学家的思想。^{[20]15-8}他还在《湖南社会科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了研究黑格尔“一分为三”思想的系列学术论文,部分论文收入《生命的伦常——我的“一分为三”认识观》一书。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4篇主标题为“黑格尔逻辑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副标题分别为:“关于绝对空虚的贫乏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有机的概念体系”“关于理想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及其一分为三思想”“关于动态的矛盾的发展过程及其一分为三思想”“关于逻辑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及其一分为三思想”的系列论文,系统研究了黑格尔“一分为三”思想。^{[20]54-122}坚毅和周德义的研究表明,西方古代哲学也是充满“一分为三”思想的。

(三)数学及自然科学中“一分为三”思想的研究

周德义从诸多领域研究了“一分为三”思想。他在《论形而上之数与形而下之数包含的“一分为三”思想》一文中,从“(一维)数轴、平面(二维)直角坐标系、空间(三维)直角坐标系”等方面研究“一分为三”思想。^{[20]283}他在《论“一分为三”与物理

学的辩证关系》一文中指出:物质的存在状态、运动状态、相互作用都是一分为三的。^{[20]296-302}他在《论“一分为三”与化学基本规律的辩证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物质组成的基本规律、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中和反应等的一分为三现象。^{[20]305-311}他在《论“一分为三”与生物科学的辩证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生物细胞变化和生物进化规律的一分为三现象。^{[20]315}周德义的上述研究表明,数的空间及自然界充满了一分为三的现象,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包含了“一分为三”思想,因此有理由说,一分为三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

江幼李在《论阴阳一分为三》一文中分析了中医学领域的“一分为三”思想。他说:“古人在医疗实践和观察中,发现事物都是一分为三的。正如宇宙分为天、地、人三部,人居天地气交之中一样,万事万物除了阴、阳的两面之外,还有界于阴阳之间的中介部分,也就是界分之处。尤其是这一‘中介’,正是由阴而阳,由阳而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因而在《内经》中推出了阴阳“一分为三”说。”^[24]中国古代医疗实践发现了一分为三现象,并经过研究提炼由中医经典《内经》予以记载。

通过上述研究,一分为三理论的影响日益广泛。2016年4月28日,《湖南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一分为三:构建和谐共生天人关系的“智慧钥匙”——对话博导、省教科院博士后指导教授周德义》,以记者与周德义对话的形式宣传其哲学研究成果。后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阅评简报(理论)》发理论阅评员撰写的《为读者开启一扇哲学之“门”——评〈湖南日报〉“对话”栏目》一文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分为三’思想是最具中国神韵的传统哲学思想之一。该报与周德义教授的理论对话文章《一分为三:构建和谐共生天人关系的“智慧钥匙”》,阐述了‘一分为三’思想的基本内涵,梳理了‘一分为三’思想产生、发展、深化的历史过程,探讨了‘一分为三’思想的时代意义,提出运用‘一分为三’思想,可以构建和谐共生的天人关系,指导我们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改变过去那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思维定势。”^[25]2017年1月7日,在庞朴逝世2周年之际,《光明日报》(国学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由孔德立主持,以《庞朴之“三”》为题展开讨论以纪念庞朴,发表姜广辉撰写的《“通

“三统”是中国文化的密码》、李存山撰写的《“三”就是中》、张耀南撰写的《三目观世界》、梁枢撰写的《由“一”而“二”再而“三”》等一组文章,介绍庞朴的“一分为三”思想,追思庞朴研究一分为三理论的贡献。庞朴和周德义都是研究一分为三理论的知名学者,《光明日报》和《湖南日报》对两位学者的宣传评介,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一分为三理论的社会影响。

四 一分为三理论的应用

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随着一分为三理论研究的深入,一分为三理论作为方法论逐步应用于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早在2000年,雷正良就在《“一分为三”学术争鸣二十年回顾》一文中论述了一分为三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即“在各门学科中逐步运用‘三分法’”的情况。^[7]以下选择若干学科的研究案例予以说明。

(一)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

杨志军在《中和而非分合: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新解读》一文中认为:“在政治与行政之间寻求平衡状态必须转换视角,仰赖于‘一分为三’的哲学思维才能找到一条超越分合关系的新的诠释道路。”^[17]

王海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致性多样性关系释读——以“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为视角》一文中,运用一分为三的思维模式,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与实践。^[26]

(二)在管理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赵向阳等在《基于“一分为三”思想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习俗与早期创业活动关系探索》一文中,基于“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梳理了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历史进展。^[27]

杨民军等在《从“一分为三”哲学方法看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发展》一文中,分析面对人与自然的种种矛盾,认为“只有我们用‘一分为三’的观点去分析才能避免走上事物的极端,才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28]

(三)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应用

许德楠在《宋词三阶段:婉约、豪放、醇雅——典型的“一分为三”的文学发展形态》一文中,运用庞朴“一分为三”的思想观点,分析宋词的艺术特色。^[29]

翟墨在《一分为三与中国写意雕塑》一文中,引

庞朴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三”的论述分析艺术现象。^[30]

(四)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于广元在《一分为三研究汉语》一文中认为:“用一分为三的观点和三分的方法研究汉语,可能更切合汉语的实际,更能揭示汉语的特点。”^[31]

施佳胜等发表的《超越“化境”,一分为三——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再思考》一文,摘引庞朴和周德义关于“一分为三”的论述,分析钱钟书有关“化、讹、媒”的翻译思想。^[32]

(五)在中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张廷模等在《中药药性“三性”说新论》一文中,摘引周德义等关于“事物三分”的观点,分析“中药药性的寒热平‘三性’学说”。^[33]

钟海平等在《阴阳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一文中,通过对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回顾说明:“在中医学理论中,‘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同样得到了广泛的运用。”^[34]

综上所述,一分为三理论从提出到引发争议,历经诸多学者数十年的共同努力,现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且广为应用。同时,一分为三理论的研究尚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一分为三理论体系仍然不够完善,有待深入进行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其次,一分为三理论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虽已逐步展开,但有关应用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因而迫切需要加强一分为三理论应用的科学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期待一分为三理论研究取得更大成绩。

参考文献:

- [1] 冯东书.“文革”中一分为三的厄运[J].同舟共进,1998(1):41-42.
- [2] 庞朴.一分为三论·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 庞朴.浅说一分为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4] 坚毅.“一分为三”论者中不同学术观点综述[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32-36.
- [5] 梁涛.庞朴先生的学术贡献[J].邯郸学院学报,2006,16(1):11-14.
- [6] 坚毅.“一分为三”研究的新进展和未来走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12):37-42.
- [7] 雷正良.“一分为三”学术争鸣二十年回顾[J].上饶师专学报,2000,20(1):7-12.
- [8] 刘正顺.“一分为三”不能成立[J].理论学习,1986

- (6):32-35.
- [9] 坚毅.“一分为三”能够成立:答刘正顺同志[J]. 理论学习,1987(6):38-41.
- [10] 朱兰芝.“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J]. 理论学刊,1991(3):74-79.
- [11] 坚毅.“一分为三”的提出及其哲学含义:兼答朱兰芝同志的批评[J]. 理论学刊,1992(4):52-56.
- [12] 朱兰芝.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从“一分为三”论的提出及其“哲学含义”看“一分为三”论[J]. 理论学刊,1992(6):78-83.
- [13] 坚毅.“一分为三”为何是形而上学?:对朱兰芝同志批评的再答辩[J].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3-16.
- [14] 黄展骥.因“小瑕”而碎“大瑜”?支持坚毅先生的“一分为三”[J]. 丝路学坛,1998(1):12-13.
- [15] 匡荣顺.“一分为三”及其方法论意义[J]. 理论学刊,1991(2):83-85.
- [16] 黄楠森.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5(4):4-9.
- [17] 杨志军.中和而非分合: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新解读[J]. 学习与实践,2012:(6):67-73.
- [18] 周德义.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9] 坚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兼答对“一分为三”的批评[J]. 社会科学,1986(4):11-15.
- [20] 周德义.生命的伦常:我的“一分为三”认识观[M].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5.
- [21]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97-100.
- [22]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6.
- [23] 坚毅.从德国古典哲学看“一分为三”的命题[J]. 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1-6.
- [24] 江幼李.论阴阳一分为三[J]. 中医杂志,1998,39(5):264-265.
- [25] 理论阅评员.为读者开启一扇哲学之“门”:评《湖南日报》“对话”栏目[J]. 阅评简报(理论),2017(4):1-2.
- [26] 王海林.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释读:以“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为视角[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17(6):30-33.
- [27] 赵向阳,李海,余佳.基于“一分为三”思想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习俗与早期创业活动关系探索[J]. 管理学报,2014,11(11):1569-1580.
- [28] 杨民军,唐钊洋.从“一分为三”哲学方法看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发展[J]. 时代经贸(中旬刊),2007(3):158,160.
- [29] 许德楠.宋词三阶段:婉约、豪放、醇雅:典型的“一分为三”的文学发展形态[J]. 中国韵文学刊,2003(2):77-82.
- [30] 翟墨.一分为三与中国写意雕塑[J]. 民族艺术,2005(1):97.
- [31] 于广元.一分为三研究汉语[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4):47-53.
- [32] 施佳胜,王心洁.超越“化境”,一分为三:对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再思考[J]. 外语研究,2013(1):76-79.
- [33] 张廷模,王建.中药药性“三性”说新论[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4):1-2.
- [34] 钟海平,张光霁.阴阳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J]. 浙江中医杂志,2009,44(2):89-91.

责任编辑:蔡燕飞